

大量出版，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时，作为整体的相互交织潮流的暴力、张力和竞争，也都在市民内部趋向于多元化，趋向于愈益精细的职能分工，趋向于个人对愈益众多的其他人的依赖，趋向于愈益广泛的阶层的崛起；而这些要强过贵族在自身周围所筑起的壁垒。

那时有着为数众多的较小的职能中心，起初，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中心强制职能愈益增长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朝着长远眼光发展，朝着自我控制修养的方向发展；后来，西方内部越来越多的职能范围甚至在同样的意义上发生了变化；最后，在与现存的文明形式相联结的情况下，社会职能和行为方式，以及整个的心理机制，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里也都在开始发生同样的变化。如若观察一下社会领域中西方文明运动迄今为止的进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图像。

#### 四、武士的宫廷化

17、18 世纪的宫廷社会，首先是形成了中心地位的法国宫廷贵族，在这种波浪式运动的整体中，在这种下层行为方式兴起与最终渗透于愈益广泛的圈子中的整体中，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宫廷中人并非是情绪抑制、对整个行为方式加以精雕细刻的创始人和发明者。他们一如这一运动中的所有其他人，只是听命于相互交织关系的强制，而后者并不是任何个人，也不是任何团体所计划出来的。不过这种宫廷社会为为数众多的行为方式和交际方式提供了底色；继而又为其他的阶层所浸润，并依照载体之状况也为其他的阶层所改变，并随着对长期眼光的强制愈益传布至愈益广泛的职能范围。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宫廷上流社

会中的人较之任何其他的西方社会阶层都更为鲜明地成为社会交际中行为塑造和规范的专家。因为任何其他的社会集团都与上层的处境不同,他们有社会职能,然而却没有职业。

不仅仅是在西方的文明进程中,而且在其他的文明进程里,比如说在东亚,大宫廷,对税收和体力暴力进行关键性独占的管理中心的行为方式所取得的规范,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首先是在一人独尊的君王那里,操纵着巨大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的一切;在社会进程的某一阶段中,这里所交叉的行动链条比网络上的任何一点都多,也比任何一点都长。各个城市商业职能中心盘错其间的远洋贸易的链条,如果在很长阶段里没有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那也不会持久和稳固的。与此相应的乃是,中央机关对其职能者和对其国君自身,抑或对其代理人和仆从演练长期眼光的要求,对其行为进行更为严格调节的要求比在 any 一点上都更为强烈。隆重的仪式,庄严的礼节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状况。从其整个统治区直接或间接向中央领主及其周围的人涌来的事务多如牛毛,对其进行处理的一个步骤,任何一个表情,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造成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也正是如果独占具有如此强烈的私人或个人性质,一旦没有了那种精确的分派,没有了那种富有灵活性的审慎和保留的态度,那么,独占管理的平静工作所赖以进行的那种社会张力平衡很快就会打破,而陷入混乱的状态。尽管并非总是通过中央领主自身,至少也是通过他自己及其大臣们身边的人员在整个辽阔的统治区内所引起的任何较大程度的波动和震动,也都会对大多数的廷臣,领主周围的人发生影响。宫廷中人无一遗漏地陷入其中的相互密切交织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迫使人们时时小心谨慎,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权衡利弊。

暴力和税务独占的形成,围绕这独占巨大宫廷的形成,肯定不再是带来渐进文明的整个进程中的部分现象了。不过它还是那些关键性现象中的一种;正是从这些关键性的现象才能毫不费力地找到通向这种进程机制之路。大的王室曾有一个阶段是社会相互交织关系的中心,启动了行为文明的进程,并使其处于不断的进展之中。如果要探讨一下宫廷的社会发生,那就会陷入诸多文明变形中的一种;而这样的一种文明变形很有特色,同时也是所有其他文明方向改变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人们可以看到,能够抑制自己情绪的、温顺的贵族怎么一步步取代了武士贵族,亦即宫廷贵族一步步取代了武士贵族。不仅仅是在西方文明进程中,而且在我们目光所及的任何大文明的进程中,武士的宫廷化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中的一个。

这种宫廷化,一个社会的内部和平化,有着不同的阶段和层级,这是不言自明之事。西方武士的宫廷化从 11 或 12 世纪开始便逐步进行,直至 17 和 18 世纪才逐步结束。

之所以如此,正如以前所详加论述的那样:首先在一个有着为数众多城堡和庄园的广大地区,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日常所需的相互间的依赖,以及与此相应的大多数武士的眼界,也像农民一样没有超过这狭隘的区域:

“地方主义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起先是聚族而居和大庄园形成一个区域,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封建统治单位,这是中世纪的社会根基。这些单位从政治上和社会上看来差不多都是各自为政的,货品与思想的交流微乎其微。”<sup>136</sup>

从一个地区众多的城堡和庄园中有些便脱颖而出;其主人经过无数次的战斗,其所占地盘日渐扩大,其军事实力也日渐膨

胀,于是便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内打败了其他的武士而争得了霸权地位。其驻地周围也相应的有着为数众多的田庄,成了为数众多人群的居所,成了院落(德文宫廷与院落同一个字。——译者)。聚集在这里的人群是为了寻找机遇;其中总有大量的贫穷的武士,他们已不像自由骑士那样可以不依赖他人。后者在自己的庄园内自给自足,自作威福。无论什么样的武士都一律处于与独占相联系的竞争之中。在这样的人群圈子里,虽则与专制王朝的宫廷相比甚为狭小,还是有着人际关系的交往,彼此间的行动总是处于互动的状态;即使是武士也陷于相互交织的关系之中;而正是这些迫使武士彼此间有种持久的顾及,并具有某种长期眼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较为严格的调节——特别是在与宫廷女主人的交际时,武士则更是如此,因他们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女主人——,对自己的情绪进行更大的克制,对自己的本能进行改造。宫廷行为的密码使人对这种交际的调节有个概念;宫廷抒情诗<sup>137</sup>则使人对本能的抑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领主宫廷中,克制本能已成为必须和习俗。此乃最终导致贵族完全宫廷化,其行为在“文明”的意义上进行持续重新塑造运动第一波的见证。然而武士在这里所陷入的相互交织的网络尚不那么深远,也没有达到尽头。如果说宫廷中的人不得不习惯于某种程度的克制,除此尚有不计其数的人,对他们无需进行强制规范。人们可以离开某一对男女主人,而到他处寻找栖身之所。许多人仆仆风尘于大道之上,有的业已改换了门庭,有的还在寻找新的主人,寻找对行为调节要求不高的主人。在宫廷,在与女主人的交往中,不可动粗,亦不可情绪冲动。然而即使是宫廷骑士,他首先是一名武士,其生活与战争、争斗和动武几乎是无法脱离的环节。趋向于对本能进行深刻重塑的较为平和的相

互交织的强制，尚未持续不断地、均衡地对其生活发生作用；它们只是某些地方出现，而又经常为战争的强制所渗透，所掺杂。而战争强制是不需要抑制情绪的。与此相应的是，宫廷骑士施之于自身的自我强制只是在很微弱的程度上稳固为半意识的习惯，成为几乎是自动起作用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抑制的机制。宫廷礼仪的规定——业已指出过——在骑士宫廷社会繁荣的年代，很大部分对成年人与孩子提出同样的要求。成年人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无需提醒地按照规定行事。对立的冲动并未从意识中消失，“自我监控”尚未得到很大而均衡的发展。

除此之外，这里还缺少主要的动力之一，这种动力后来在专制宫廷社会里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美好的交往形式在个人身上固定下来，同时也使得这种交往形式趋向于高雅：针对贵族的城市市民阶层的崛起相对来说还不那么咄咄逼人；与此相应的是，这两个等级间的竞争的紧张状态还不那么严重。无庸讳言，在领主的宫廷里，武士和市民间为着同样的机遇有时也展开了竞争。既有市民的宫廷抒情诗的吟唱者，也有贵族的宫廷抒情诗的吟唱者。即使在这方面领主宫廷也表现出与后来的专制宫廷相类似的结构规律性：使得市民阶层的人与来自贵族阶层的人士走到一起来，相互进行持久的接触。而在后来形成完全的政权独占的年代里，贵族与市民职能性的相互密切交织的关系，因而相互持久接触的可能性，由此而引起的持续不断的紧张状态即使在宫廷之外也有所增加。在领主宫廷所出现的市民与武士间的接触还是一种相当孤立的现象。在这一社会的辽阔的空间，市民与贵族间那种相互依赖的交织关系还极其微弱，如果和以后阶段相比的话。大小城市和大小封建主相互间一直是互不相扰的政治与社会单位。极不发达的职能分工，不同等级间不相联系，清

楚鲜明地表现于这样的事实：城市与城市间，宫廷与宫廷间，教会与教会间的关系，习俗或思想的传布，亦即社会同一阶层内部的关系，尽管相距遥远，也常常是多于同一地区城堡与城市间的联系<sup>138</sup>。首先要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类乎一种反证——，才能理解其他的结构，另外的社会进程，这种社会进程逐步导致心理自控的愈益发展的“文明化”。

在这里，就如同在任何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一样，交换，因而相互间的关系，不同阶层间的相互依赖，与后来的阶段相比还是非常微弱的。整个的生活方式进而也毫无规律可言。武装力量，军事实力和财产的多寡还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与此相应的是，手无寸铁的农民生活在最底层，随身携带兵器的主人可以随意摆布他们，这种状况是在以后阶段公共或国家暴力独占形成之后人对人的态度所无法比拟的。而另一方面，佩戴武器的主人，亦即武士，却相当地不受约束，他们对下层人有着职能上的依赖性——下层是不可或缺的——是靠直接的肉体威胁来维持的；这种职能上的依赖程度之有限同样也是后来任何上层对下层的依赖所无法比拟的。在生活水平方面也有着类似的表现。在这个社会里，上下层生活水平的反差非常之大，在从众多的武士中崛起出少数几个特别有钱有势的领主的阶段，下层生活之悲惨尤甚。今天，比如说在印度，在埃塞俄比亚，其社会结构类似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在这些人群地区上下层生活的反差也一如西方的中世纪：少数上层人支配很高的收入，收入之高甚至比今天西方的高收入还要高；用于私人消费，我们称之为“私人生活”之一切，诸如衣物、首饰、住宅、马厩、餐具饮宴、节庆等等，可说是极尽豪奢之能事。而在另一端的下层人，农民，则是生活悲惨，一直处于歉收或饥馑的威胁之下。即使在正常的年

景,他们一年的收获也仅仅使他们免于冻饿而死。其生活水准之低还大大低于“文明化”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层。只有这种反差不断减少;只有在使这种社会上下紧张万分的竞争的压力之下,逐步加强职能分工,加强相互间的依赖,加强更大范围内的相互密切交织的关系;只有上层的职能性依赖不断发展,下层的社会力量连同其生活不断提高,那才能渐渐地达到这样的境地:上层具有持续不断地长期眼光,进行“自我控制”,下层则是扶摇直上,以及促成所有其他一系列的变化,所有这些在文明运动冲击波之中相互发生影响。

起初——有如在这一运动的发轫之际——武士过着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市民或农民也是各过各的日子。各个等级间深沟高垒,即使相距很近,也不相往来。习俗,举止,衣饰或娱乐方式也各不相同,尽管肯定也有所交流。总之社会的反差——相对统一的世界中人喜欢这样说——是很大的,那时的生活可说是五光十色。上层,贵族感受不到来自下面的特别大的社会压力;即使是市民也几乎没有在职能上和体面上与其争锋。贵族无需对自己进行持续不断地克制,无需不断地花费心思,就可以全然保持其上层的地位。贵族占有上地,手握宝剑,无所畏惧;对于某一武士的最大危险乃是来自另外的武士。贵族相互间对各自不同行为的监督也是微乎其微;也是由于这一点,单个骑士对自己所进行的自我监督也是微乎其微。较之宫廷贵族,骑士对其社会地位更是无比的自信,更是觉得理所当然。骑士不必将粗野和低俗从自己的生活中排除出去。想不到下层也有什么不安;也并没有什么恐惧一直与骑士相联系,因而在上层的交往中也不像后来那样对一切使人想起下层的举止加以禁止。看见下层或下层的举止,也没有唤起什么难堪的感觉,有的只是蔑视。这种情绪毫

无掩饰,根本不加抑制、不加顾忌地表达出来。在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能够“看一眼骑士的生活”<sup>139</sup>,也可使人对这样一种态度有个印象。虽然这里所选取的生动的材料出自骑士制度的宫廷化的后期。

武士如何一步步与其他阶层和集团被卷进愈益紧密的相互交织关系的旋涡之中,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如何陷进对其他阶层先是职能性、最后是建制性的依赖之中,上面的几页已经详加论述。历经数百年朝着同一方向运作的进程,所有的武士丧失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中的一部分完成了宫廷化。

早在11和12世纪人们就已感受到这种相互交织关系的威力,那时领主政权日趋巩固,有为数不少的人,其中特别是那些所受恩宠较少之武士被迫奔走大大小小的宫廷之门,以求效劳的机会。

在此之后,少数的一些封建亲王的大宫廷渐渐崛起,大有鹤立鸡群之势。而今只有王室的成员能够相互自由地比试,在封建亲王参与比试的圈子里,最富有、最豪华的宫廷当属勃艮第宫廷,从中可以看出,武士宫廷化渐进的过程。

到了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武士宫廷化从中获取动力的运动,亦即职能的分工,愈益扩大的人群地区和阶层的整合,相互间密切的交织关系加速发展,在那种社会机制的运动中看得特别清楚。这种机制的运用与改变最为精确地反映出职能分工水平,社会相互依存的广度和方式;这也在货币的运动中看得特别清楚:货币量在迅速增加,与此相应的是,购买力或货币价值也同时迅速地下降。这种武士宫廷化的运动,金属货币贬值的趋向早在中世纪就已开始,而今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新鲜的,不是货币化,不是金属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本身,而是

这一运动的速度和规模。在这里,通常首先所显现为数量上的改变,仔细观之,乃是质变的表现,乃是人际关系结构变化的表现,是社会结构改组的表现。

这种货币的加速贬值当然并不是在这一时期愈益明显的社会变动的惟一的原因;这仅是部分现象,是社会相互交织关系的驱动装置中的一个杠杆。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结构的竞争的压力之下,这一时期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满足这种需求,人们在寻找并找到了新的途径和手段。然而这一运动——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sup>140</sup>——对于社会中不同的集团有着不同的意义。而这也正表明,不同阶层相互的职能依赖已变得多么巨大。在这整个的变化的过程中,受益的是这样一些集团,其职能使它们通过获取更多的钱币,其货币收入量的相应的增加,来补偿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因而首先是市民阶层,赋税独占者的国王;而受到损害的则是武士和贵族集团。其收入名义上还是那些,可按其购买力来说则是日益减少,货币贬值越多越快,就越是如此。16、17世纪,在这一运动的裹胁下,越来越多的武士被驱入宫廷之中,因而直接地依附于国王。而同时另一方面国王的税收却大大增加,以致国王有能力将越来越多的人养活在宫中。

要是对过去年代的遗存加以观察,比如说看看某种具有美学价值的画册,如果注意一下“风格”的演变,那就会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是人的审美观或者人的情趣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着跳跃式的变化,似乎是通过突如其来的“灾变”致使一切都变了样。于是出现了“哥特式的人”,忽而又出现了“文艺复兴的人”,正在观赏着,又跳出了“巴罗克的人”。一旦要对整个人际关系网络,亦即某一时代所有单个人都编织于其上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个概念,一旦要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建制的变化,

或者是对建立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职能的变化加以探讨,这样的印象便会慢慢消失:在某一时刻,在许许多多的人中,突然之间无法解释、互不相干地发生了相同的灾变。所有这些变化在很长的阶段内是缓慢进行的,是踏小步前进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悄悄然发生的。而这样的变化能够隐藏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大爆炸,在其中个人的存在和境况变化极大,因而也特别为人所能感受得到,只不过是长期的、几乎无法察觉的、社会翻腾的部分现象;其影响也只能在不同世代的比较中,在父辈与子孙辈的社会命运的对照中才可领会。武士宫廷化的状况就是如此,自由骑士上层就是这样为宫廷上层所取代。即使在这一进程的后期,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人将过一种自由骑士的生活视为其存在、其愿望、其情感与才干的实现。然而所有这些情感与才干,通过人际关系的缓慢的改造渐渐再也无法实现与施展。赋以用武之地的职能已从人际结构的网络中消失。专制王朝自身最后也逃脱不了如此的结局。专制宫廷也不是哪个人某一时刻突发奇想想出来的,抑或一手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社会力量对比的改变逐渐孕育形成的。所有单个人都是通过某种相互依赖而被驱赶于其中,驱赶于关系的这种特殊形式之中。人们通过相互的依赖和制约而在其中保持着自身。宫廷不仅是从这种相互密切交织的依存的关系中产生出来,而且也一再生产着自身那种超过许多单个人生命的人际关系的形式,生产着有着牢固结构的建制,只要是某种相互依存基于整个社会结构而一再在广大的人群中产生出来。要是不从一再产生工厂的整个社会环境的结构中弄清,为何这里的人依赖于向企业家提供职员或工人的服务,为何企业家这方面也依赖于这样的服务与劳作,那就无法领会一个工厂的社会建制。同样,如果不了解需求的公式,亦即不了解相互依

存的方式与规模,那也不会领会专制宫廷的社会建制;不同的人假手这种相互的依存才被联结与保持于这一形式的。只有如此,宫廷在我们眼前才能显现出它的真相来;惟其如此,宫廷才会丧失那一班人偶然造成的光环。回答“为什么”,既没可能,亦无必要。宫廷获取了人际关系网络的意义;这种网络在一定时期总会一再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出来,这是因为它为许许多多单个的人提供了一再为社会所抑制的需求满足的机会,抑或相互依存的机会。“贵族若是局促一隅,生活于自己家乡,自由虽则自由,但受不到保护。要是生活于宫廷,获得了保护,可是成了奴隶。”

上面已经论述了这种需求格局,作为跨越几代建制的宫廷总是一再从这一格局中产生出来:贵族,至少是贵族的一部分,需要国王,这是因为随着独占的逐渐形成,自由武上的职能已从社会中消失;这还因为,由于货币不断交织于各个方面,光是庄园的收获——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水准相比——已不能维持中等水平的的生活,面对日益强大的市民阶层,有着贵族体面的社会存在更不能维持。在这种压力下,一部分贵族——希望在那里找到栖身之所的人——便去了宫廷,因之便直接地依附于国王。只有宫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才能为一些贵族开启通向经济机遇之门,同时也是通向维护体面的机遇之门,这些机遇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有威望的社会存在的需求。要是仅只是抑或首要是为了经济机遇,那他们就不会求告于宫廷之门。要是单纯为了钱,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经商,或者通过联姻,这要比靠宫廷吃饭好得多。如果是经商赚钱,那就不得不丢掉其贵族的头衔;这样他们在自己眼里,在其他贵族的眼里掉了身价。不过正是这一点,正是与市民阶层的距离,正是其贵族的性格,正是其国内上层的属性,才是赋予其自身生活感觉以意义和方向的东

西。保持其等级体面的愿望,与其他阶层“区分”的欲求,乃是其不将追求财富、积累金钱放到首位的动机。他们不仅求告宫廷,也不仅留在了宫廷,因其在经济上依附于国王,而且也一直依赖于国王,因为只有通过宫廷,只有通过宫廷社会的生活,才能与所有其他人拉开距离,才能保持其体面;其心灵的幸福感,其作为上层成员的存在,其国内“上流社会”的存在全都有赖于此。当然至少还是有部分宫廷贵族没有生活于宫廷之中,一旦那里没有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经济机遇;不过他们所追求的并非经济存在的机遇——他们在宫廷中不仅能找到这些机遇,而且也能找到与维护其有别于他人的体面,维护其贵族的品格相配合的存在机遇。经济必要性和体面必要性这种兼而有之的双重的联结是所有上层相对的特点,不仅是对“宫廷”的载体如此,对“文明”的(此处应指市民阶层。——译者)载体亦是如此。这两种必要性也是两种强制。其一是上层归属以及保持这种上层归属的欲望对人所施加的强制,与另一种强制相比,也是同样的强烈,具有同样的规范性,后一种强制是单纯出于维持生计的必要性。这种双重的动力有如双料的、不可分割的链条缠绕着这些阶层人的身上。其一是保持体面的欲求,惧怕体面的丧失,为制止社会区别的消失而奋斗。这一链条也无法以另一链条来加以解释:将其视为对多多益善的金钱戴着假面的欲求,是对经济好处戴着假面的欲求,有的家族在饥寒边缘的强大压力下就是戴着假面以求经济好处之实的。将某种社会地位威望的欲求作为行动的第一位的动机多是发生于这样的阶层成员身上:其收入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太少,甚至还在增长之中,远远高于饥饿线上。这些阶层之所以进行经济活动,并非出于单纯以求温饱的必要性,而是为了维持社会上通常的高标准的生活和其体面。也正是

这一点说明了这些上层何以对情绪的调控,首先是培养自我强制方面一般比相应的下层要留意得多。这些上层对社会体面丧失抑或减少的畏惧乃是其将外来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的最为强大的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也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上层的性格特点,“上流社会”的特点表露无遗;17、18世纪宫廷贵族表现得特别典型。这也是因为在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之中,金钱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手段,财富当然也是其所想望的目标,然而决没有达到市民阶级所想望的程度,体面仍是贵族的中心,对宫廷社会的归属本身,对于归属之人的意识来说比财富更为重要;正是为此,他们才死心塌地、义无反顾地归属于宫廷;正是为此塑造其行为的宫廷强制才是如此的强烈;对于他们来说,为使其身价不致下跌,再也没有比宫廷更为合适的地方;也同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国王的依赖,所受国王的制约才如此之大。

从国王这一方面来说,对贵族的依赖也是有一系列的缘由的。国王需要一个交际的场合,他也要分享那种礼仪气氛,这可满足那种高踞于国中所有其他集团之上的那种虚荣之需求。在其进餐之时,侍立左右;就寝之时,侍立左右;行猎之时,执鞭随镫,所有这些服侍之人全都属于国中最高级的贵族。最最重要的还是国王需要贵族来对付市民,将其视为一种平衡的力量,正如需要市民来平衡贵族的势力一样,如果他不愿使其对关键性独占的支配的回旋余地减少的话。这首先是一种“国王机制”的规律运作的结果;后者使得专制的统治者依赖于贵族。将贵族作为有别于其他阶层的阶层加以保留,因之也维护着贵族与市民间的张力平衡,不使两者中任何一个过分强大,也不使任何一个过分虚弱,此乃国王的治国之道的基础。

贵族——市民也是同样——不仅仅依赖于国王,国王也依

赖于贵族的存在。毋庸置疑,单个贵族对于国王的依赖,要大大地大于后者对某一贵族的依赖。这一点非常明显地表现于在宫廷所形成的国王与贵族的关系。

国王不仅仅是贵族的压迫者,正如部分宫廷贵族所感受的那样;也不仅仅是贵族的养活者,正如多数市民所认为的那样;国王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之宫廷也同样是兼而有之:既是贵族的驯化之地,也是贵族的养育之地。

“贵族若是局促一隅,生活于自己的家乡,自由虽则自由,然而缺少保护;生活于宫廷,有了保护,可却成了奴隶。”(原文为法文。——译者)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关系有点像是独立的小商人和强大的家族康采恩的高级职员之间的关系。在宫廷,部分贵族能够取得与其等级相宜的生活费用;然而这里的贵族之间,已不像以前自由骑士之间进行自由的战争式的竞争,而是出于与独占相联系的竞争,是围绕着独占性的君王所赐予的机遇而展开竞争。他们不仅生活于这种中央领主的压力之下,而且也生活在自身相互竞争的压力之下;除了宫廷贵族间相互竞争,而且大批的乡间贵族也对他们是虎视眈眈;然而最大的竞争来自于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随着市民阶层的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宫廷贵族和他们也是日益处于对立的地位。贵族靠的是主要来自第三等级的赋税为生。不同社会职能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交织的关系,首先是贵族与市民相互间的依存大大密切于先前阶段。与此相应的是,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明显。随着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随着单个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地被编织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为其所依赖的链条所规范,单个人的意识和本能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与方方面面相互密切依存的关系,来自方方面面强大而持久的压力,都要求和培训着一种更为稳定的自我监督,一种更

加稳定的自控。人际交往中的新形式：由武士变为廷臣。

较为深远的文明进程不管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在引起仪表举止变化的历史——社会驱动装置中都会发现相类似的过程。这些过程有的可能快些，有的可能慢些；有的可能是只需一大步便可到位，有的可能历经许多波折；相对明确的、相对稳定的武士宫廷化，以现有的材料来看，乃是任何一种较大文明运动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前提。一眼看来，宫廷的社会形体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来说多么缺少现实意义，然而为了理解文明进程对宫廷结构有所了解则是不可或缺的。宫廷结构的这个或那个特点也许同时对了解强大政权中心的生活有所助益。

## 五、本能的抑制——心理化和合理化(理性化)

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 1645~ 1696, 法国作家。——译者)<sup>141</sup>曾说：“宫廷生活是一种严肃而又令人郁闷的下棋游戏，并且要一定将棋下好；每移动一个棋子都要动足脑筋，千方百计下输对手；有时会急中生智；有时在梦中也在设计；尽管如此，有时还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而败北。”(原文为法文。——译者)

在宫廷，特别是在巨大的专制宫廷，第一次形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人际关系。其结构特点从此影响了西方历史的一个很长的阶段，历经各种变迁一再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一个基本上摆脱了体力暴力的广阔的人群区域形成了一个“良好社会”；不过尽管是体力暴力已从人际交往中退缩，尽管是明令禁止体力暴力，禁止决斗，可是人对人还是施加花样繁多的强制与暴力。在这一圈子的生活并非是和平的生活。在这里为数众多的人相互制约。围绕着体面与国王的恩宠所进行的竞争是剧烈的。纠